

# 冯梦龙全书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主编 马松源

# 第九卷

# 冯梦龙全书



# 醒世恒言

(下)



## 第二十二卷

###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

暮宿苍梧，朝游蓬岛，朗吟飞过洞庭边。岳阳楼酒醉，借玉山作枕，容我高眠。出入无踪，往来不定，半是风狂半是颠。随身用提篮背剑，货卖云烟。人间飘荡多年，曾占东华第一筵。推倒玉楼，种吾奇树；黄河放浅，栽我金莲。摔碎珊瑚，翻身北海，稽首虚皇高座前。无难事，要功成八百，行满三千。

这只词儿名曰《沁园春》，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所作。那位神仙是谁？姓吕，名岩，表字洞宾，道号纯阳子。自从黄粱梦得悟，跟随师父钟离先生，每日在终南山学道。或一日，洞宾曰：“弟子蒙我师度脱，超离生死，长生妙诀，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！自从混沌初分以来，一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世上混一，圣贤皆尽。一大数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，儒教已尽。阿修劫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，俺道门已尽。襄劫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，释教已尽。此是劫数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，阎浮世上，高低阔远，南北东西，俱有尽处么？”师父曰：“如何无尽处！且说中原之地，东至日出，西至日没，南至南蛮，北至幽燕，两轮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四百座军州，三千座县分，七百座巡检司，此是中原之地。”洞宾曰：“弟子欲游中原，从何而起？从何而止？”师曰：“九九之数属阳，先从山前九州，山后九州，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，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，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，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，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，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，海外潮阳四州，共计四百座军州。”洞宾曰：“四百座军州，有多少人烟？”师曰：“世上三山、六水、一分人烟。”洞宾又问：“我师成道之日，到今该多寿数？”师父曰：“数着汉朝四百七年，晋朝一百五十七年，唐朝二百八十八年，宋朝三百一十七年，算来计该一千年一百岁有零。”洞宾曰：“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，度得几人？”师父曰：“只度得你一人。”洞宾曰：“缘何只度得弟子一人？只是俺道门中不肯慈悲，度脱众生。师父若教弟子三年严限，只在中原之地，度三千余人，兴俺道家。”

师父听得说，呵呵大笑：“吾弟住口！世上众生不忠者多，不孝者广。不仁不义众生，如何做得神仙？吾教汝去三年，但寻得一个来，也是汝之功。”洞宾曰：“只就今日拜辞吾师，弟子云游去了。”师父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吾有法宝，未曾传与汝。道童，与吾取过降魔太阿神光宝剑来。”道童取到。师父曰：“此剑是吾师父东华帝君传与吾。吾传与汝。”这洞宾双膝跪下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师父曰：“此剑能飞取人头，言说住址、姓名，念咒罢，此剑化为青龙，飞去斩首，口中衔头而来。有此灵显。有咒一道，飞去者如此如此。再有收回咒一道，如此如此。”言罢，洞宾纳头拜授，背了剑，曰：“告吾师，弟子只今日拜辞下山去。”师曰：“且住，且住！你去未得。汝若要下山，依我三件事，方可去。”洞宾曰：“告我师，不知那三件事？”师曰：“第一件，到中原之地，休寻和尚闹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二件，将吾宝剑去要将回来，休失落了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曰：“第三件，与你三年限满，休违了。如违了限，即当斩首灭形，依得么？”洞宾曰：“依得。”师父大喜道：“好去，好去！”洞宾曰：“蒙我师传法与弟子，年代劫数、地理路途、宝剑法语，弟子都省悟了。今作诗一首，拜谢吾师。弟子下山度人去也！”诗曰：

二十四神清，三千功行成。

云烟笼地轴，星月遍空明。

玉子何须种，金丹岂用耕？

个中玄妙诀，谁道不长生！

吟诗已罢，师父呵呵大笑：“吾弟，汝去三年，度得人也回来，度不得人也回来，休违限次。宝剑休失落了。休惹和尚闹。速去速回！”洞宾拜辞师父下山。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？正是：

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头钓出是非来。

这洞宾一就下山，按落云头，来到阎浮世上，寻取有缘得道之士。整整行了一年，绝无踪迹。有诗为证：

自隐玄都不记春，几回沧海变成尘。

我今学得长生法，未肯轻传与世人。

洞宾行了一年，没寻人处，如之奈何？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：“在山中曾听得师父说来，直上太虚顶上观看，但是紫气现处，五霸诸侯；黑气现处，山妖水怪；青气现处，得道神仙。”去那无人烟处，喝声：“起。”

一道云头直到太虚顶上。东观西望，远远见一处青气充天而起。洞宾道：“好！此处必有神仙。”云行一万，风送八千，料来千里路，云头一片，去心留不住。看看行到青气现处，不知何所。洞宾唤：“土地安在？”一阵风过外，土地现形，怎生模样？

衣裁五短，帽裹三山，手中藜杖老龙形，腰间皂绦黑虎尾。

土地唱喏：“告上仙，呼唤小圣，不知有何法旨？”洞宾曰：“下界何处青气现者，谁家男子妇人？”土地道：“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铜马巷口，有个妇人殷氏，约年三十有余，不曾出嫁。累世奉道，积有阴果。此女乃唐朝殷开山的子孙，七世女身，因此青气现。”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风过处，土地去了。

却说洞宾坠下云端，化作腌臢道人，直入城来。到铜马巷口，只见牌一面，上写“殷家浇造细心耐点清油蜡烛”。铺中立着个女娘，鱼鲙冠儿，道装打扮，眉间青气现。洞宾见了，叫声好，不知高低。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洞宾叫声：“稽首！”看那娘子正与浇蜡烛待诏说话。回头道：“先生过一遭。”洞宾上前一看，见怒气太重，叫声：“可惜！”去袖内拂下一张纸来。上有四句诗曰：

出山罚愿度三千，寻遍阎浮未结缘。

特地来时真有意，可怜殷氏骨难仙。

诗后写道：“口口仙作。”这个女娘见那道人袖中一幅纸拂将下来，交人拾起看时，二口为吕，知是吕祖师化身。便教人急忙赶去，寻这个先生，先生化阵清风不见了。殷氏心中懊悔，正是：无缘对面不相逢！只因这四句诗，风魔了这女娘一十二年，后来坐化而亡。

只说洞宾不觉又早一年光景，无寻人处。再去太虚顶上观看，只见一匹马飞来，到面前下马离鞍。背上宣筒里取出请书来：“告上仙，东京开封府马行街居住，奉道信官王惟善，于今月十四日，请道一坛，就家庭开建奉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斋。请往来道士二千员，恭为纯阳真人度诞之辰，特资请状拜请！”洞宾听说：“吾忘其所以！来朝是吾生日。符官有劳心力远来。”符官曰：“小圣直到终南山见老师父，说上仙在中原之地，特寻到此，得见上仙。”洞宾于荆筐篮内，取一个仙果，与符使吃了，拜谢上马而去。洞宾一道云头直到东京人不到处，坠下云头，立住了脚。若还这般模样，被人识破，把头一摆，喝声“变！”变作一个腌臢疥癩先生入

城。行到马行街，只见扬旛挂榜做好事。上朝请圣邀真，洞宾却好到。人若有愿，天必从之。且看那斋主有缘度他？洞宾到坛上看，却是个中贵官太尉，好善，奉真修道，眉间微微有些青气。洞宾肚内思量：“此人时节未到，显些神通化他。初心不退，久后成其正果。”洞宾吃罢斋，支衬钱五百文，白米五斗。洞宾言曰：“贫道善能水墨画，用水一碗，也不用笔，取将绢一匹，画一幅山水相谢斋衬。”众人禀了太尉，取绢一幅与先生。先生磨那碗墨水，去绢上一泼，坏了那幅绢。太尉见道：“这厮无礼，捉弄下官，与我拿来！”先生见太尉焦躁，转身便去，众人赶来，只见先生化阵清风而去。但见有幅白纸吊将下来，众人拿白纸来见太尉，太尉打开看时，有四句言语道：

斋道欲求仙骨，及至我来不识。

要知贫道姓名，但看绢画端的。

太尉教取恰才坏了的绢，再展开来看。不看时万事全休，看了纳头便拜。见甚么来？正是：

神仙不肯分明说，误了阎浮世上人。

王太尉取污了绢来看时，完然一幅全身吕洞宾。才信来的先生是神仙，悔之不及！将这幅仙画送进后宫，太后娘娘裱褙了，内府侍奉。王太尉奏过，将房屋宅子，纳还朝廷，伴当家人都散了，直到武当山出家。山中采药，遭遇纯阳真人，得度为仙。这是后话。且说洞宾吕先生三年将满限期，一人不曾度得，如之奈何？心中闷倦，只得再在太虚顶上观看青气现处，只见正南上有青气一股。急驾云头望着青气现处，约行两个时辰，见青气至近。喝声：“住。”唤：“此间山神安在？”风过处，山神现形。金盔金甲锦袍，手执着开山斧，躬身唱喏：“告上仙，有何法旨？”洞宾曰：“下方青气现处，是个甚么人家？”山神曰：“下界江西地面，黄州黄龙山下有个公公，姓傅，法名永善，广行阴鹭，累世积善。因此有青气现。”洞宾曰：“速退。”聚则成形，散则为气。先生坠下云来，直到黄龙山下傅家庭前。正见傅太公家斋僧。直到草堂上，见傅太公。先生曰：“结缘增福，开发道心。”太公曰：“先生少怪！老汉家斋僧不斋道。”洞宾曰：“高官，儒释道三教，从来总一家。”太公曰：“偏不敬你道门！你那道家说谎太多。”洞宾曰：“太公，那见俺道家说谎太多？”太公曰：“秦皇、汉武，尚且被你道家捉弄，何况我等！”先生曰：“从头至尾说，俺道家怎么捉弄秦皇、汉武？”太公曰：“岂不闻白氏《讽谏》曰：

海漫漫，直下无底傍无边。云涛雪浪最深处，人传中有三神山。山上多生不死药，服之羽化为神仙。秦皇汉武信此语，方士年年采药去。蓬莱今古但闻名，烟水茫茫无觅处。海漫漫，风浩浩，眼穿不见蓬莱岛。不见蓬莱不肯归，童男童女舟中老。徐福狂言多诞诞，上元太乙虚祈祷。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，毕竟悲风吹蔓草！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，不言药，不言仙，不言白日上青天。”

傅太公言毕，先生曰：“我道家说谎，你那佛门中有甚奇德处？”太公曰：“休言灵山活佛，且说俺黄龙山黄龙寺黄龙长老慧南禅师，讲经说法，广开方便之门；普度群生，接引菩提之路。说法如云，度人如雨。法座下听经闻法者，每日何止数千，尽皆欢喜。几曾见你道门中阐扬道法，普度群生，只是独吃自脔，因此不敬道门。”吕先生不听，万事全休；听得时，怒气填胸。问太公：“这和尚今日说法么？”太公道：“一年四季不歇，何在乎今日。”吕先生不别太公，提了宝剑，径上黄龙山来，与慧南长老斗圣。谁胜谁赢？正是：

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直恁甘忙！事皆前定，谁弱与谁强？且趁闲身未老，尽容他些子疏狂。百年里，浑教是醉，三万六千场。  
思量能几许？忧愁风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 
幸对清风明月，簟纹展，帘幕高张。江南好，千盅美酒，一曲《满庭芳》。

却才说不了，吕先生径望黄龙山上来，寻那慧南长老。话中且说黄龙禅师擂动法鼓，鸣钟击磬，集众上堂说法。正欲开口启齿，只见一阵风，有一道青气撞将人来，直冲到法座下。长老见了，用目一观，暗暗地叫声苦：“魔障到了！”便把手中界尺，去桌上按住大众道：“老僧今日不说法，不讲经，有一转语，问你大众。其中有答得的么？”言未了，去那人丛里走出那先生来道：“和尚，你快道来。”长老曰：

老僧今年胆大，黄龙山下扎寨。

袖中飞出金锤，打破三千世界。

先生呵呵大笑道：“和尚！前年不胆大，去年不胆大，明年亦不胆大，只今年胆大！你再道来。”和尚言：“老僧今年胆大。”先生道：

“住！贫道从来胆大，专会偷营劫寨。夺了袖中金锤，留下三千世界。”

众人听得，发声喊，好似：一风撼折千竿竹，百万军中半夜潮。众人

道：“好个先生答得好！”长老拿界方按定，众人肃静。

先生道：“和尚，这四句只当引子，不算输赢。我有一转语，和你赌赛输赢，不赌金珠富贵。”去背上拔出那一宝剑来，插在砖缝里，双手拍着：“众人听贫道说，和尚赢，斩了小道；小道赢，要斩黄龙。”先生说罢，吓得人人失色，个个吃惊。只见长老道：“你快道来！”先生言：

铁牛耕地种金钱，石刻儿童把线穿。

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铛内煮山川。

白头老子眉垂地，碧眼胡僧手指天。

休道此玄玄未尽，此玄玄内更无玄。

先生说罢，便问和尚：“答得么？”黄龙道：“你再道来。”先生道：“铁牛耕地种金钱。”黄龙道：“往！”和尚言：

自有红炉种玉钱，比来毫发不曾穿。

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海须还纳百川。

六月炉头喷猛火，三冬水底纳凉天。

谁知此禅真妙用，此禅禅内又生禅。

先生道：“和尚输了，一粒化不得三千界。”黄龙道：“怎地说？近前来，老僧耳聋！”先生不知是计，趋上法座边，被黄龙一把拈住：“我问你：一粒化不得三千界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？且论此一句。我且问你：半升铛内煮山川，半升外在那里？”先生无言可答。和尚道：“我的禅大合小，你的禅小合大。本欲斩你，佛门戒杀。饶你这一次！”手起一界尺，打得先生头上一个疙瘩，通红了脸，众人一齐贺将起来。先生没出豁，看着黄龙长老，大笑三声，三摇头，三拍手，拿了宝剑，入了鞘子，望外便走。众人道：“输了呀！”黄龙禅师按下界方：“大众！老僧今日大难到了。不知明白如何？有一转语曰：

五五二十五，会打贺山鼓。黄龙山下看相扑，却来这里吃一赌。

大地甜瓜彻底甜，生擦瓜儿连带苦。

大众，你道甚么三鼓掌，三摇头，三声大笑，作甚么生？噢！

本是醍醐味，番成毒药仇。

今夜三更后，飞剑斩吾头。

禅师道罢，众人皆散。和尚下座入方丈，集众道：“老僧今日对你们说，夜至三更，先生飞剑来斩老僧。老僧有神通，躲得过；神通小些，没了头。你众僧各自小心！”众僧合掌下跪：“长老慈悲，救度则个！”黄龙

长老头，伸两个指头，言不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救了一寺僧众。正是：

劝君莫结冤，冤深难解结。

一日结成冤，千日解不彻。

若将恩报冤，如汤去泼雪。

若将冤报冤，如狼重见蝎。

我见结冤人，尽被冤磨折。

黄龙长老道：“众僧，牢关门户，休点灯烛。各人裹顶头巾，戴顶帽儿，躲此一难，来日早见。”众僧出方丈，自言自语：“今日也说法，明日也说法，说出这个祸来！一寺三百余僧，有分切西瓜一般，都被切了头去！”胆大的在寺里，胆小的连夜走了。且说长老唤门公来。门公到面前，唱个喏。长老道：“近前来。”耳边低低道了言语，门公领了法旨自去。天色已晚，闹了黄龙寺中，半夜不安迹。

话中却说吕先生坐在山岩里，自思：“限期已近，不曾度得一人。师父说道：休寻和尚闹！被他打了一界尺，就这般干罢？和尚，不是你便是我！飞将剑去斩了黄龙，教人说俺有气度。若不斩他，回去见师父如何答应？”抬头观看，星移斗转，正是三更时分。取出剑来，吩咐道：“吾奉本师法旨，带将你做护身之宝，休误了我。你去黄龙山黄龙寺，见长老慧南禅师，不问他行住坐卧间，速取将头来。”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豁刺刺一声响亮，化作一条青龙，径奔黄龙寺去，吕先生喝声采。去了多时，约莫四更天气，却似石沉沧海，线断风筝，不见回来。急急收咒语，念到有三千余遍，不见些儿消息。吕先生慌了手脚。“倘或失了宝剑，斩首灭形！”连忙起身，驾起云头，直到黄龙寺前，坠下云头。见山门佛殿大门一齐开着，却是长老吩咐门公，教他都不要关闭。吕先生见了道：“可惜早知这和尚不准备，直入到方丈，一剑挥为两段。”径到方丈里面，两枝大红烛点得明晃晃地，焚着一炉好香，香烟缭绕，禅床上坐着黄龙长老。长老高声大叫：“多口子！你要剑，在这里！进来取去。”吕先生揭起帘子，走将入方丈去，道：“和尚，还我剑来。”长老用手一指，那口剑一半插在泥里。吕先生肚里思量：“我去拔剑，被他暗算，如之奈何？”道：“和尚，罢，罢，罢！你还了我剑，两解手。”长老道：“多口子，老僧不与你一般见识。本欲斩了你，看你师父面。”洞宾听得：“直恁利害！就拔剑在手，斩这厮！”大踏步向前，双手去拔剑，却便似万万斤生铁铸牢在地上，尽平生气力来拔，不动分毫。黄龙大笑：“多口子，自古道：人无

害虎心，虎无伤人意。我要还了你剑，教你回去见师父去，你心中却要拔剑斩吾！吾不还你剑，有气力拔了去。”吕先生道：“他禁法禁住了，如何拔得去！”便念解法，越念越牢，永拔不起。吕先生道：“和尚，还了我剑罢休。”长老道：“我有四句颂，你若参得透，还了你剑。”先生道：“你道来。”和尚怀中取出一幅纸来。纸上画着一个圈，当中间有一点，下面有一首颂曰：

丹在剑尖头，剑在丹心里。

若人晓此因，必脱轮回死。

吕先生见了，不解其意。黄龙曰：“多口子，省得么？”洞宾顿口无言。黄龙禅师道：“俺护法神安在？”风过处，护法神现形。怎生打扮？

头顶金盔，绀红撒发朱缨，浑身金甲，妆成惯带，手中拿着降魔宝杵，貌若孩童。

护法神向前问讯：“不知我师呼召，有何法旨？”黄龙曰：“护法神，与我将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，待他参透禅机，引来见吾。每日天厨与他一个馒头。”护法神曰：“领我师法旨。”护法神道：“先生快请行！”吕先生道：“那里去？”护法神曰：“走，走！如不走，交你认得三洲感应护法韦驮尊天手中宝杵，只重得八万四千斤！你若不走，直压你入泥里去！”吕先生自思量：“师父教我不要惹和尚！”只得跟着护法神入困魔岩参禅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黄龙寺僧众，五更都到方丈参见长老。长老道：“夜来惊恐你们。”众僧曰：“得蒙长老佛法浩大，无些动静。”长老道：“你们自好睡，却好闹了一夜。”众僧道：“没有甚执照？”长老用手一指，众人见了这口宝剑，却似：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。

众僧一齐礼拜，方见长老神通广大，法力高强。山前山后，城里城外，男子女人，僧尼道俗，都来方丈，看剑的人，不知其数。闹了黄龙山，鼎沸了黄州府。

却说吕先生坐在困魔岩，耳畔听得闹嚷嚷地，便召山神，山神现形唱喏。问：“寺中为甚热闹？”山神曰：“告上仙：城里城外人都来看这口宝剑，人人拔不起，因此热闹。”洞宾道：“速退！”山神去了。先生自思：“闹了黄州，师父知道，怎地分说？自首免罪。”韦天不在，走出洞门，驾云而起。且说韦天到困魔岩，不见了吕先生，径来方丈报与黄龙禅师：

“走了吕先生，不知吾师要赶他也不赶？”禅师道：“护法神，免劳生受，且回天宫。”化阵清风而去。

却说吕先生一道云头，直到终南山洞厅口立着。见道童向前稽首，道童施礼。吕先生道：“道童，师父在么？”道童言：“老师父山中采药，不在洞中。”吕先生径上终南山，寻见师父，双膝跪下，俯伏在地。钟离师父呵呵大笑，自己知道了，道：“弟子引将徒弟来了？不知度得几人？先将剑来还我。”吕先生告罪，说：“不是处，望乞老师父将就解救弟子！”师父曰：“吾再三吩咐，休惹和尚们，你头上的疙瘩，尚且未消，有何面目见吾？你神通短浅，法力未精，如何与人斗胜？徒弟不曾度得一个，收这辱门败户的事！俺且饶你初犯一次，速去取剑来！”吕先生：“拜告吾师，免弟子之罪。此剑被他禁住了，不能得回。”师父言：“吾修书一封，将去与吾师兄辟支佛看，自然还你。不可轻易，休损坏了封皮。”去荆筐篮里，取出这封书来。吕先生见了，纳头便拜：“吾师过去未来，俱已知道。”得了书，直到黄龙寺坠下云来。伽蓝通报长老：“吕先生在方丈外听法旨。”黄龙道：“唤他进来。”伽蓝曰：“吾师有请。”洞宾直到方丈里，合掌顶礼：“来时奉本师法旨，有封书在此。”长老已知道，教取书来。吕先生双手献上，长老拆开，上面一个圆圈，圈外有一点在上，下有四句偈曰：

丹只是剑，剑只是丹。

得剑知丹，得丹知剑。

黄龙曰：“觑汝师父面皮，取了剑去。”洞宾向前将剑轻轻拔起。“拜谢吾师！吕岩请问：吾师法语，‘圈子里一点’；本师法语，‘圈子上一点’，不知是何意故？”黄龙曰：“你肯拜我为师，传道与你。”吕先生言：“情愿皈依我佛。”前三拜，后三拜，礼佛三拜，三三九拜，合掌跪膝谛听。黄龙曰：“汝在座前言，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小合大圈子上一点。吾答一粒能化三千界，大合小圈子内一点。这是道，吾传与你！”吕先生听罢，大彻大悟，如漆桶底脱。”拜谢吾师，弟子回终南山去拜谢师父。”黄龙曰：“吾传道与汝。久后休言自会，或诗、或词留为表记。就取文房四宝将来。”吕先生磨墨蘸笔，作诗一首。诗曰：

摔碎葫芦踏折琴，生来只念道门深。

今朝得悟黄龙术，方信从前枉用心。

作诗已毕，拜辞了黄龙禅师，径回终南山，见了本师，纳还了宝剑。

从此定性，修真养道，数百年不下山。功成行满，成陆地神仙。正是：

朝骑白鹿升三岛，暮跨青鸾上九霄。

后府人于凤翔府天庆观壁上，见诗一首，字如龙蛇之形，诗后大书“回道人”三字。详之，知为纯阳祖师也。诗曰：

得道年来八百秋，不曾飞剑取人头。

玉皇未有天符至，且货乌金混世流。

## 第二十三卷

### 金海陵纵欲亡身

昨日流莺今日蝉，起来又是夕阳天。

六龙飞辔长相窘，何忍乘危自着鞭。

这四句诗是唐朝司空图所作。他说：流光迅速，人寿无多，何苦贪恋色欲，自促其命。看来这还是劝化平人的。平人所有者，不过一身一家。就是好色贪淫，还只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若是贵为帝王，富有四海，何令不从，何求不遂？假如商惑妲己，周爱褒姒，汉娶飞燕，唐溺杨妃，他所宠者止于一人，尚且小则政乱民荒，大则丧身亡国。何况渔色不休，贪淫无度，不惜廉耻，不论纲常！若是安然无恙，皇天福善祸淫之理，也不可信了。如今说这金海陵，乃是大金国一朝聪明天子。只为贪淫无道，蔑礼败伦，坐了十二年宝位，改了三个年号，初次天德三年，二次贞元，也是三年，末次正隆六年。到正隆六年，大举侵宋，被弑于瓜洲。大定帝即位，追废为海陵王。后人将史书所载废帝海陵之事，敷衍出一段话文，以为将来之戒。正是：

后人请看前人样，莫使前人笑后人！

话说金废帝海陵王，初名迪古，后改名亮，字元功，辽王宗干第二子也。为人善饰诈，慊急多猜忌，残忍任数。年十八，以宗室子为奉国将军，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。梁王以为行军万户，迁驃骑上将军。未几，加龙虎卫上将军，累迁尚书右丞。留守汴京，领行台尚书省事。后召入为丞相。初，熙宗以太祖嫡孙嗣位。海陵念其父辽王，本是长子，己亦是太祖嫡孙，合当有天下之分。遂怀覬觐，专务立威以压伏人心，后竟弑熙宗而篡其位。心忌太宗诸子，恐为后患，欲除去之，与秘书监萧裕密谋。裕倾险巧诈，因构致太傅宗本、秉德等反状。海陵杀宗本，遣使杀秉德、宗懿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，秦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。宗本已死，裕乃取宗本门客萧玉，教以具款反状，今作主名上变，遍诏天下。天下冤之。萧裕以诛宗本功为尚书右丞，累迁至平章政事。专恣威福，遂以谋逆赐死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海陵初为丞相，假意俭约，妾媵不过三数人。及践大位，侈心顿萌，淫志蛊惑。自徙单皇后而下，有大氏、萧氏、耶律氏，俱以美色被宠。凡平日曾与淫者，悉召入内宫，列之妃位。又广求美色，不论同姓异姓，名分尊卑，及有夫无夫，但心中所好，百计求淫，多有封为妃嫔者。诸妃名号，共有十二位，昭仪至充媛九位，婕妤、美人，才人三位，殿直最下，其他不可举数。大营宫殿，以处妃嫔。一木之费，至二千万。牵一车之力，至五百人。宫殿之饰，遍傅黄金，而后绚以五采，金屑飞空如落雪，一殿之费，以亿万计。成而复毁，务极华丽。这俱不必题起。

且说昭妃阿里虎，姓蒲察氏，驸马都尉没里野女也。生而妖娆娇媚，嗜酒跌宕。初，未嫁时，见其父没里野修合美女颤声娇、金枪不倒丹、硫磺箍、如意带等春药，不知其何所用。乃窃以问侍婢阿喜留可道：“此名何物，何所用，而郎罢团急急治之？”阿喜留可道：“此春药也，男子与妇人交，不能久战者则用之以取乐。”阿里虎问道：“何为交合？”阿喜留可道：“鸡踏雄，犬交恋，即交合之状也。”阿喜虎道：“交合有何妙处？而人为之。”阿喜留可道：“初试之时，亦觉难当，试再试三，便觉畅美。”阿里虎闻其言，哂笑不已，情若不禁者。问道：“尔从何处得知如此？”阿喜留可笑道：“奴奴曾尝此味来！”无何，阿里虎嫁于宗室子阿虎迭，生女重节，七岁，阿虎迭伏诛，阿里虎不待闭丧，携重节再蘸宗室南家。南家故善淫，阿里虎又以父所验方，修合春药，与南家昼夜宣淫。重节熟睹其丑态，阿里虎恬不讳也。久之，南家髓竭而死。南家父突葛速为南京元帅都监，知阿里虎淫荡丑恶，莫能禁止。因南家死，遂携阿里虎往南京，幽闭一室中，不令与人接见。阿里虎向闻海陵善鬻戏，好美色，恨天各一方，不得与之接欢。至是沉郁烦懣，无以自解。且知海陵亦在南京，乃自图其貌，题诗于上。诗曰：

阿里虎，阿里虎，夷光毛嫫非其伍  
一旦夫死来南京，突葛爬灰真吃苦。  
有人救我出牢笼，脱却从前从后苦。

题毕，封缄固密，拔头上金簪一枝，银十两，贿嘱监守阁人，送于海陵。海陵稔闻阿里虎之美，未之深信。一见此图，不觉手舞足蹈，羡慕不止。于是托人达突葛速，欲娶之。突葛速不从。海陵故意扬言，突葛速有新台之行，欲突葛速避嫌而出之。突葛速知海陵之意，只不放出。及篡位三日，诏遣阿里虎归父母家，以礼纳之宫中。阿里虎益嗜酒喜淫，海陵恨相

见之晚。数月后，特封贤妃，再封昭妃。

一日，阿虎送女重节来朝。重节为海陵再从兄之女，阿里虎其生母也。留宿宫中。海陵猝至，见重节年将及笄，姿色顾盼，迥异诸女，不觉情动，思有以中之，而虞阿里虎之沮己。乃高张灯烛，令室中辉煌如昼。自傅淫药与阿里虎及诸侍嫔裸逐而淫，以动重节。重节闻其嬉笑声，潜起，以簪钻穴隙窥之，神痴心醉。几欲破户趋前，羞缩自止。海陵黼黻，至四鼓方止。诸嫔咸灭烛就寝，寂然无声。独重节咬指抚心，倏起倏卧，席不得暖。只得和衣拥被，长叹歪眠。忽闻阿里虎床复有声。欲再起窥之，头岑岑不止；倚枕听之，又闻有击户声。重节不应。击声甚急，重节问为谁？海陵捏作侍嫔取灯声，以促其开。重节强起，拔去门栓。海陵突入，搂抱接唇。重节欲脱身逃去，海陵力挽就榻中，以手探其股间，则单裙无棍。两股滑腻如脂。乃抚摩调弄。重节情亦动，乃以袖掩面，任其作为，不虞创之特甚，争奈海陵兴发如狂，阳钜如杵；略加点缀，腥红溅于裙幅。重节于是时，皱眉啮齿，娇声颤作，几不欲生，再三求止。遂轻轻款款，若点水蜻蜓；止止行行，如贪花蜂蝶。盘桓一夜，谗浪千般。置阿里虎于不理者将及旬矣。

阿里虎欲火高烧，情烟陡发，终日焦思，竟忘重节之未出宫也。命诸侍嫔侦察海陵之所在。一侍嫔曰：“帝得新人，撤却旧人矣。”阿里虎惊问道：“新人为谁？几时取入宫中？”侍嫔答道：“帝幸阿虎重节于昭华宫，娘娘因何不知？”阿里虎面皮紫涨，怒发如火，捶胸跌脚，詈骂重节。侍嫔道：“娘娘与之争锋，恐惹笑耻。且帝性躁急，祸且不测。”阿里虎道：“彼父已死，我身再醮，恩义久绝，我怕谁笑话！我誓不与此淫种俱生，帝亦奈我何哉！”侍嫔道：“重节少艾，帝得之胜百斛明珠。娘娘齿长矣，自当甘拜下风，何必发怒！”阿里虎闻语，愈怒道：“帝初得我，誓不相舍。诿意来此淫种，夺我口食！”乃促步至昭华宫，见重节方理妆，一嫔捧凤钗于侧。遂向前批其颊骂道：“老汉不仁，不顾情分，贪图淫乐，固为可恨！汝小小年纪，又是我亲生儿女，也不顾廉耻，便与老汉苟合！岂是有人心的！”重节亦怒骂道：“老贱不知礼义，不识羞耻，明烛张灯，与诸嫔裸逐夺汗，求快于心。我因来朝，踏此淫网，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正怨你这老贱，只图利己，不怕害人，造下无边恶孽，如何反来打我！”两下言语，不让一句，扭做一团，结做一块。众多侍嫔，从中劝释。阿里虎忿忿归宫。重节大哭一场，闷闷而坐。顷之，海陵来，见重节面带